



锦灰堆

美人计

萧耳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灰堆 美人计 / 萧耳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95-9815-1

I. ①锦… II. ①萧…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592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77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萧耳的“一千零一夜” / 毛尖 01

第一辑 锦灰堆

《金瓶梅》缘起：大运河上的酒色财气 07

《金瓶梅》品：攀个高枝儿 13

《金瓶梅》的小范儿与《红楼梦》的大范儿 23

潘金莲的文化修养 31

《海上花列传》品 36

名妓与戏子 47

最后的名士 51

交际花盛衰记 56

赵姑娘海上幻灭记 60

晚清的两个新兴城市 64

“八旗子弟”纳兰性德 68

红楼梦里声声慢 76

佳人揭调唱伊州 82

徐宅上的秋月 89

只能属于木心 96

第二辑 窃玉记

醉了，亚历山大	105
亚历山大与巴别塔的寓言	112
小亚与小赫的同性之爱	118
希腊：永恒或一天	127
打开葡萄牙的方式	134
与普鲁斯特的十一夜	141
英国式的优雅与冷漠	156
明天就去利物浦	175
巴黎：通向你的路	181

第三辑 偷香记

裙边上的西蒙·波伏娃	195
在阿娜伊斯·宁的房间	207
美人计其一：性与政治	215
美人计其二：先做爱，再报仇	221
美人计其三：遗忘是那么无礼吗	226
美人计其四：形而下的床上女人	231
美人计其五：被边缘化的迪伦·托马斯	235

美人计其六：如果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238
美人计其七：男女关系之尺	242
美人计其八：作为消费主义奴隶的爱玛	246
美人计其九：像萨冈的女人	249
美人计其十：他观看她，她观看他	252
美人计十一：爱丽丝和丽贝卡	257
美人计十二：女人的私房话	261
劳伦斯的女人经	264
美女爱野兽	267
也有女人去小酒馆吗	272
后记	277

序：萧耳的“一千零一夜”

毛尖

长发飘飘。长裙飘飘。丝绸语调。红酒眼神。第一次见萧耳，我就心里抹把汗，还好不是男人，否则怕是被她拿下。

没有被她拿下，却经常被她的文字拿住。她写纳兰性德写普鲁斯特，虽然汹涌着文艺青年的爱慕，但摆脱了梦里挑灯腔，因为她是资深又老辣的，一句“纳兰的成长史并没有成为脱缰野马，离开父辈设计的道路，读书，考进士，求功名，纳兰都干得漂亮”，我们知道，她的写作起点不是风花雪月。

跟萧耳熟了以后，很快就感受到了她琴心剑胆的一面。一伙人出去玩，她是永远的决策者。她开快车走黑路，遇到匪人我们筛糠一样，她大声呵斥一句，然后油门一踩绝尘而去，回过头来，她笑意盈盈，说我们预订民宿的未曾谋面的老板要约她山下看莲花。

这是萧耳的弹性，她愿意在《红楼梦》里醉生，也能够《蝴蝶梦》里横枪。她写西门群芳的寒酸身世和里外算计，直接端出了西门庆作为暴发户的真相，但她显然不想对西门庆的淫欲赶尽杀绝。因为本质上，萧耳不是阶级论者，她是审美主义者，趣味至上派，一旦想

到西门庆曾经也是“张生般庞儿，潘安般貌儿”“风流浮浪，语言甜净”，她心就软了。于是她一边戳点着西门官人家的“风雅颂”，一边也帮他辩护两句“此乃时代风气”。

真喜欢看她对笔下男女又是骂来又是爱。《海上花列传》中，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被她如此拿捏过。沈小红、黄翠凤这些当红倌人不说，她写书中资历最深的长三屠明珠，一句“老妓伏枥”把辛酸幽默全部道出。她历数屠明珠的家宴排场，说尽上海滩名妓的声势，也道出了这声势背后无可倚傍的悲凉。李漱芳、沈小红可以懒得奉承恩客，屠明珠不行，青楼之色是经济学，也是政治学。用芳魂说历史，萧耳的方法论是，你们尽管弯弓射大雕，我偏雕羽祭春秋。

一本“锦灰堆”，我最爱她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比我们大三号的巨人。他一路向东，从波斯到印度，狮心如铁，从不回首。“几乎每个人都想衣锦还乡，醉里梦里都是乡音之时，只有亚历山大，对未知世界的欲望超过了思乡的疲惫”，他没有将马其顿当作故乡，沿路他建立了几十个亚历山大城，他不扎根只扩张。历史握在他手里，但是，狮心握在赫菲斯提昂手里。萧耳说，亚历山大与童年好友赫菲斯提昂的同性爱可以称为史上最完美的爱情。而在描述这段完美爱情时，萧耳不仅刻画了两人之间的伟大情谊，她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茫茫征途，有一次，赫菲斯提昂救下了亚历山大的波斯男宠，为什么要救情敌呢？赫菲斯提昂淡淡一句“你要好好照顾他，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更重要的是，她刻画出了

为这种巨大爱情打底的宏阔时代。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昂一起祭拜特洛伊的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公开他们的同志关系，当战败国波斯的太后错认赫菲斯提昂为亚历山大时，亚历山大宽容地说：“没关系，妈妈，他也是亚历山大。”

因此，亚历山大之大，也是时代之大，萧耳喜欢这样的文史乐理，喜欢从一只鸽子的痛苦中眺望世纪末的黄昏，在里斯本酒馆回望昨日的世界。她的个人姿态既傲娇又散漫，同为写作者，我的所有文字都是约稿催逼稍微穿戴一下就出门了，但她这十几万字却闺秀般在自己宅邸养了多年，在这个匆忙急躁的年代，她守护的不仅是自己阅读经典的余裕，更是文艺青年和文艺最两情相悦的时刻。

此书记录了萧耳的“一千零一夜”，当你对烦乱的朋友圈或者各种新闻报道生出绝望的时候，打开它——它是你不用下山就能看到的莲花。

第一辑 锦灰堆

《金瓶梅》缘起：大运河上的酒色财气

皇皇大著《金瓶梅》自张竹坡等点评本外，如今又有了堪称经典的格非版点评书《雪隐鹭鸶》，现世对《金瓶梅》的研究，也终于热了起来。除四大名著外，《金瓶梅》这本书可称为永不过时之书。

托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于我是奇书、有缘之书。早在读中文系的时代，研究清诗的老师朱则杰要我们效仿金圣叹“雪夜读禁书”，此“禁书”正是老师提供的。于是就读完了惊世骇俗的足本《金瓶梅》。这本毁誉参半的、姑妄认为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的黑暗之书，和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两本拥有足够火力颠覆我求知之年三观的书籍。时隔多少年，那年秋风里，在京城格非跟我说起快要完结一本写《金瓶梅》的书，会先发给韩少功等几个道中朋友过目，修改后再端出去。后来我也终于等不及新书上市，向格非要来电子版先睹为快了。此后《雪隐鹭鸶》出世，不仅《金瓶梅》和《雪隐鹭鸶》不能隐，连格非自己都不可能隐了：此书的各种屠榜，加之媒体的轮番轰炸，已经让格非到了又怕又厌的地步。他感叹要赶快忘掉这本书，才能再写别的。

不过我们早就约好要好好谈谈这本书的。首先，《金瓶梅》里的运河是我们共同的敏感点。有十六世纪喧腾的京杭大运河，才有运河码头的喧腾的临清。格非慧眼从《金瓶梅》中频频写到临清钞关，识出《金瓶梅》“假托于宋，实写晚明”。也正是十六世纪后晚明时期的运河漕运，才将西门庆的生意一路从临清牵扯到杭嘉湖一带。苏州，杭州，湖州，西门庆的货船都来过，他的财富梦也曾到过。

小时候我在运河边读《红楼梦》，也觉得有意思。当年林黛玉从她父亲林如海做官的扬州去京都贾府外婆家，就是坐着船从大运河上走的。黛玉沿途就要经过西门庆的家乡山东临清，再一路向北，到京城北京。贾雨村一路护送林如海家的金枝玉叶林黛玉到京都，有一大段水路与西门庆叫来旺儿去杭州贩货的路程是重合的。《金瓶梅》第二十二回《蕙莲儿偷期蒙爱，春梅姐正色闲邪》，说到了西门庆派家人来旺儿去杭州做生意。西门庆因为看上了来旺儿的漂亮媳妇宋蕙莲，为了把来旺儿支开，方便与宋蕙莲暗通款曲，就设了一计，交给来旺儿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京制造庆贺生辰的锦绣蟒衣，还有家中主子妻妾们穿的四季衣裳。当时下江南的这一趟，从山东临清到浙江杭州，来往要半年期程。等到这来旺儿回家，除了交买办公物，还悄悄送了与自己有私情的孙雪娥一些杭州采办来的女人的饰物，有绫汗巾、装花膝裤、杭州粉、胭脂等，应都是当时的时兴货。那时潘金莲等坊间爱俏女子，还时常梳一种从江南流行起来的时髦发型，将头发用网罩网起来，叫杭州纂儿。后来西门庆为了独占宋蕙莲，又曾打

过主意让来旺儿带一千两银子同主管往杭州贩卖绸绢丝线做买卖，可惜被与宋蕙莲有过节的潘金莲巧言搅局，改派了别人。当时几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个不大不小的宅院，一千两银子的杭州买卖，已经不算小宗生意了。

西门庆家的奢侈丝织品货物，要从杭州运回山东临清，得经过我故乡的运河码头塘栖。《三言》作者冯梦龙生活的年代也是在晚明，运河边苏州人氏，曾在格非的老家丹徒当过小小的县训导。宋元话本《三言》翻着，时时能感受到运河边流动的水气。小时候，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被改编成电影《杜十娘》，就在我家附近的河边取景拍摄，一时盛况，镇上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桥上围观，看河上热闹地拍戏。名妓杜十娘是潘虹演的，那时候潘虹真叫美，女神一样的人物。我们在桥上看女神坐在船里哭着，或以为自己真的看到了女神脸上的眼泪，下了桥各自吹嘘，那些真是属于古运河边的好时光。那来旺儿办了货再北上，还得经过格非的故乡江苏丹徒，也是运河码头。

西门家的生意还做到了浙江的古严州府一带。《金瓶梅》开篇头一回，讲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丁来兴儿买的食物中，就有五六坛浙江的金华酒。第二十三回，新春佳节，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三妾在房中下棋，赌五钱银子，三钱用来买金华酒，可见金华酒又是这几位美妇人的所爱。金华酒是江南的黄酒，至今我的朋友中还有人极爱喝这种酒，一到雪天，就念叨着雪夜喝金华酒乃人生快意

事。《金瓶梅》中山东临清的北人喜饮金华酒，虽是小说笔法，但也可见明末南北商品流通极为发达，甚至已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北人也爱喝南酒。《金瓶梅》中西门家日常生活里特别是节庆之日，这金华酒每每出场助兴，特别受西门庆和各位美人抬举。

到第五十八回，西门庆一路发达，资财更见丰厚，买卖更是大手笔。他以扬州贩盐所得巨利，到杭州再做丝绸生意，这次出手一万两银子，从杭州运到山东临清贩卖。当年江南的丝绸到北方很受欢迎，富贵人家穿的是南方运来的绫罗绸缎，西门庆敢下手一万两银子，赚的肯定不少。笔者因是杭州人氏，对《金瓶梅》中提到的跟杭州有关的物事，就格外地留神些。《金瓶梅》全书中，扬州、苏州、杭州这三大明清时期的运河富庶名都，也是西门庆的生财之地。

如今京杭大运河成功申遗，对运河的敏感，也使我想探问一条河对晚明世风的影响。在《金瓶梅》前后，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中，就有很多处对运河沿岸码头的世情描写。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个体工商业的兴盛，明初运河边就已产生沈万三这样的巨贾，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使原本重农轻商社会的种种礼法的枷锁有些松动，金钱、欲望的表达在市井社会渐渐有了一些空间。明末清初，坊间流传颇多以警世说教为名、实则金钱情色暗涌的文学作品，或许在这种大背景中，才出现了一部干脆连警世说教的幌子都懒得打的《金瓶梅》。

《金瓶梅》的世界是礼崩乐坏的，其实明末文人的生活普遍奢靡，

就像张岱、李渔这些明末风雅文人，他们在明亡之前的私生活，也曾是鲜衣怒马，呼奴蓄婢，造园及戏班盛行。

格非说彼时江南地区的富裕不一定要依赖运河，运河对于江南流域来说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当时江南的海运也已经相当发达。但运河对整个北方经济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没有运河，淮安和临清不可能成为商业重镇，《雪隐鹭鸶》中提到，当时八大钞关有七个就在北方。运河的繁荣，运河沿线民风的淫逸、欲望的赤裸，或许比其他地区更盛。因为资本总是以自己的逻辑制造着附属于资本之上的人性，比如对财与色的贪婪。这种人性的张扬，是有别于晚明之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及弟兄、潘金莲、李瓶儿诸男女非常直露的不再压抑的欲望诉求，跟从前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世风的变化跟运河文明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关系呢？运河与非运河流域在明末的世风人情上有多大的区别？这些问题却依然不能妄下结论。因为鲁迅先生曾断《金瓶梅》的淫邪在当时是时尚，淫邪之风遍及朝野，颓靡之风渐入士林之流，这已经不独是运河流域之世情了！

格非对西门庆家盛衰史的洞察是刻刀一般入木三分的，他看到明代的商业社会跟今天完善的商业社会完全不同，《金瓶梅》中虽也出现全民皆商的现象，小说中没有务农的人，大家都在做买卖，在运河沿岸这些地区有这样浓烈的商业氛围，会以为商人作为新势力势不可